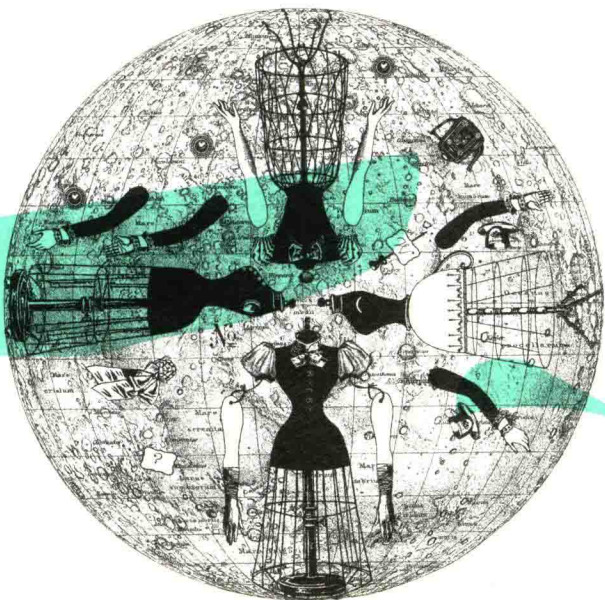


B  
r  
u  
n  
o  
S  
c  
h  
u  
l  
z



ULICA KROKODYLI

# 鳄鱼街

布鲁诺·舒尔茨小说全集

[波] 布鲁诺·舒尔茨 著

林蔚昀 译

# 鳄鱼街

布鲁诺·舒尔茨小说全集

[波]布鲁诺·舒尔茨 著

林蔚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鳄鱼街：布鲁诺·舒尔茨小说全集 / (波) 舒尔茨 著；林蔚昀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495-7631-9

I. ① 鳄… II. ① 舒… ② 林… III. ①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波兰 - 现代

IV. ① 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412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32

印张：14.5 字数：260千字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52.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鳄鱼街

八月 3

着魔 15

鸟 25

裁缝的人偶 32

论裁缝的人偶或第二创世书 41

论裁缝的人偶——续 47

论裁缝的人偶——完 51

宁录 57

牧神 63

查尔斯先生 68

肉桂店 73

鳄鱼街 88

蟑螂 102

暴风 108

盛季之夜 116

## 沙漏下的疗养院

- 书 135
- 天才的时代 155
- 春天 172
- 七月之夜 267
- 我父亲加入消防队 276
- 第二个秋天 286
- 死季 293
- 沙漏下的疗养院 315
- 渡渡 349
- 艾迪 360
- 退休老人 370
- 孤独 392
- 父亲的最后逃亡 396

## 未结集作品

- 秋天 407
- 梦想的共和国 415
- 彗星 425
- 祖国 450

鳄鱼街

*Ulica krokodyli*



# 八 月

## 1

七月，父亲去附近的温泉疗养，把我、哥哥和母亲丢给了炽热发白的夏日。被强光晒得昏昏欲睡的我们翻开这本假期之书，它所有的页面都闪着眩目的白光，在它们的底层藏着梨子金黄色的果肉，香甜得令人晕眩。

阿德拉在明亮的清晨回来，像果园女神波蒙娜一样从夏日的烈焰中现身。她从篮子里倒出阳光绚丽多彩的美——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的野樱桃，闻起来比吃着还要香甜可口的神秘黑樱桃，以及包裹着夏日悠长午后精华的金黄色杏子。在这水果的纯粹诗篇旁，她卸下一大片丰沛饱满、有着像琴



键一样肋骨的小牛肉，还有水草一样鲜嫩多汁的蔬菜，看起来像死去的章鱼或水母。这些生鲜的午餐食材带着尚未成形的单调味道，那是植物和土地的味道，散发着原野和乡村的气息。

每天，炎炎夏日从我们位于集市广场的二楼公寓那个阴暗的房间穿过：空气的条带在寂静中颤抖，一块块阳光在地板上做着燃烧的白日梦，手摇风琴的旋律从夏日金黄色静脉的深处流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钢琴的旋律，不断重复弹奏着两小节副歌，音乐晕倒在阳光中白色的人行道上，消失在正午的火光里。打扫完毕后，阿德拉放下亚麻布窗帘，让阴影进入屋内。这时所有的颜色都降了八度，屋子里充满了黑影，仿佛浸淫在深海的光线中。一切都在这绿色的镜子中显得更加混浊，而夏日的燥热则在窗帘上呼吸，在午后的梦境中轻柔地摇晃。

星期六的下午，我通常会和母亲外出散步。我们才刚走出幽暗的玄关，就立刻进入阳光的浴池中。在金色光芒里游动的人们因为炎热半眯着眼睛，好似被蜂蜜黏住了一样。他们的上唇掀起，露出牙龈和牙齿。这走在阳光中的所有人脸上都带着酷暑难当的古怪表情，仿佛太阳给它的信众戴上了一模一样的面具——那是阳光结社的金色面具。老人、青年、女人和小孩，所有人都戴着这张面具会面寒暄、擦身而过。他们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金漆，彼此咧嘴而笑——那是酒神

那野蛮异教之神的笑容。

广场上一片空旷，因为燥热而泛黄，上面的灰尘被炎热的风吹过，看起来像是圣经里的沙漠。多刺的金合欢从广场黄色的空地中长出来，活力十足地摇晃明亮的叶片。丛丛的绿叶就像金银丝细工般精致，令人想到古老的哥布林挂毯。看着它们，你会有一种错觉：不是风吹动树林，而是树引起了风。它们戏剧性地晃动自己的树冠，浮夸地弯曲着，展现它们巧夺天工、有着银色里层的叶片，就像是银狐高雅的皮毛。被风打磨得十分光滑的老房子染上了伟大的气氛，充满了四散在彩色晴天深处的回音以及颜色的回忆。仿佛无数个世代的夏日正把这些房子虚伪的釉彩敲落，就像极富耐心的泥瓦匠把发霉的灰泥从房屋的立面刮去，一天一天越来越清晰地露出房子的真正面貌，以及那些从内部塑造它的、命运及生活的容颜。这时，被空荡广场上耀眼的白光弄得失明的窗户正在沉睡，阳台向天空告解它们的空洞，敞开的玄关闻起来有阴凉和酒的味道。

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躲在广场的角落，躲避炎夏的火锤。他们包围了城墙一角，不断把钮扣和钱币往墙上扔着玩，仿佛从这些圆形金属构成的星象图中可以解读出城墙真正的秘密——那以刻痕和裂隙写成的埃及象形文字。除了他们，广场上空无一人。人们预期，在这酒桶堆成的玄关之前，会有一头撒马利亚人的驴子被人牵着，穿过金合欢摇曳的阴影走

过来。两个仆人细心地把一个重病的男人从热烫的马鞍上拖下来，小心翼翼把他抬上阴凉的楼梯，抬进散发着安息日气味的二楼。<sup>1</sup>

我就这样和母亲走过了溢满阳光的广场两侧，我们曲折的影子投射到沿路的房子上，就像走过一架琴键。方形的人行道石板在我们舒缓的脚步下缓缓流过，其中一些像人的皮肤一样是淡红色的，另一些则是黄色和蓝灰色。所有的石板都光洁平整，被阳光晒得很温暖，有如天鹅绒般柔软，像是溢满阳光的脸蛋，让人踩得几乎认不出来，愉快地遁入虚无。

终于，在史崔斯卡街的转角，我们进入了药局的阴影中。在药局宽敞的橱窗里摆放着一大桶覆盆子果汁<sup>2</sup>，让人想起镇痛剂的清凉，以及各式各样能纾解痛苦的膏药。往前走更多房屋，这条街渐渐无法维持城市的品位和教养，就像一个乡下人从城里回到自己的村子，沿途一件一件抛弃优雅的服饰，在越来越接近故乡的时候，他又慢慢变回一个农夫。

郊外的房子和它们上头的窗户一起淹没在小花园繁芜的花草中。它们被伟大的日子遗忘，宁静又蓬勃地繁殖出各色

---

1 影射《路加福音》中耶稣讲的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身负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没有对他伸出援手。只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路过，好心照应他，在离开时自己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

2 波兰的覆盆子果汁（sok malinow）用糖加覆盆子制成，波兰人会用来治疗感冒，使用的方式是配茶喝。

各样的香草、花朵和杂草。它们享受着这段空白，可以在时间的边缘、在无尽白昼的边界做梦。在那儿有一株生了象皮病的向日葵，高高地长在粗壮的茎上，穿着黄色的丧服，等待自己沮丧的生命走到尽头。它臃肿可怕的躯壳在重压下弯折扭曲，而天真的风铃草和小野花穿着她们新浆好的白色和粉红的衬衫，无助地站在一旁，无法理解向日葵的巨大悲剧。

## 2

纠结缠绕的野草、杂草和飞廉<sup>1</sup>在午后的火焰中熊熊燃烧。午睡的花园充满了苍蝇嘈杂的嗡嗡声。金色的麦茬在阳光下尖叫，像是红褐色的蝗虫。在凶猛的热浪中，蟋蟀疯了似的嘶吼。莢果里的种子宁静地爆裂，有如弹跳的蚱蜢。

在靠近栅栏的地方，那件草做成的皮大衣隆成一个小丘，仿佛花园在睡梦中翻了个身，而它农人般厚实壮硕的肩膀则与大地融为一体，在寂静中呼吸。在那儿，八月邈邈而旺盛的女性生命力滋长出一片肥大的牛蒡，它们毛茸茸的巨大叶片和肥厚茂盛的绿色舌头支配了整个地区。那些牛蒡像是丰乳肥臀的妇女，大刺刺地摊开裙子往地下一坐，身子大半被

---

1 一种菊科植物，花瓣成针状。

起伏的裙摆吞没。在那儿，花园免费提供最便宜的野生接骨木、闻起来有股肥皂味的车前子、带着烈酒气味的薄荷和各种八月粗制滥造的劣等货。但在栅栏的另一边，在夏天长满愚蠢野草的丛林后面，有一座被野生飞廉包围的垃圾堆。没有人知道，那是八月进行它盛大的异教徒狂欢仪式的地方。在栅栏旁长满野生接骨木的垃圾堆上，放着疯女图雅的床——我们都这样叫她。在废弃物和垃圾上，在旧锅子、拖鞋和石膏残片上，矗立着一张绿色的床，它的一条腿断了，用两块砖头支撑着。

这座废墟上的空气因为炎热而变得狂野凶猛，被阳光激怒的马蝇在空中迅速穿梭，划出一道道闪亮的光芒。空气猛烈地颤动，仿佛被一个隐形的拨浪鼓拼命摇晃，激动得几乎发狂。

图雅缩着身子坐在黄色的床单和破布堆里，巨大的头颅上长满了蓬乱的黑发。她的脸像是手风琴的风箱不断收缩。每隔一阵子她脸上就会出现痛哭的表情，把这架手风琴挤出一千道纵向的皱褶，但惊讶的表情又会把它重新拉开，抚平那些皱纹，露出她眯成细缝的小眼睛、湿润的牙龈、黄色的牙齿和猪鼻子一样肥嘟嘟的嘴唇。好几个炎热无聊的小时过去了，图雅不时喃喃自语，半睡半醒，小声嘟囔，咳嗽。一大群密密麻麻的苍蝇动也不动地站在上头。突然，这一堆脏衣服、破布和碎片开始摇晃，仿佛一大群老鼠正在吱吱作响，

要从中倾巢而出。苍蝇惊醒过来，轰隆隆地成群结队往上飞，发出愤怒的嗡嗡声，身形不断晃动，闪烁。碎布片散落到地上，像受惊的老鼠一样逃窜四散；垃圾堆的核心慢慢浮现，它的表皮逐渐剥落，露出了其中的精华——半裸的黑发疯女吃力地爬出来，站了起来。她有着异教神那样短短的、孩童般的双腿，脖子因为愤怒而变得粗大，在她因狂躁而涨红发黑的脸上绽出弯弯曲曲的青筋，有如原始绘画中的涡卷花纹。从她半神半兽的胸腔中，从所有支气管和风管中传出一阵动物般粗野又沙哑的嘶吼。被阳光烤干的飞廉发出尖叫，牛蒡膨胀着炫耀它们不知羞耻的肉体，野草分泌出闪闪发光的毒液，而那喊哑了嗓子的疯女孩则在猛烈的痉挛中用她多肉的小腹蹭着接骨木的树皮。在这淫荡欲望的持续攻击下，受到那歌颂异教生殖的下流合唱之蛊惑，树干也发出了低沉的呻吟。

图雅的母亲玛莉莎卡靠给人刷洗地板维生。她是个身材娇小、脸色像姜黄一样的女人。她也用姜黄<sup>1</sup>水给那些穷人家擦洗地板、杉木桌、凳子和栅栏。有一次，阿德拉带我到老玛莉莎卡家里去。我们在清晨时分走进那个涂了蓝色石灰的小房间。在早晨的寂静中，黏土和干草做成的地板上躺着明

---

1 原文为 safran，但作者指的应该不是价值不菲的番红花，而是具有同样颜色、也可以拿来作染料的姜黄(kurkuma)。姜黄在中世纪时就被称为“印度的番红花”，常被用来做番红花的代替品。因为价格便宜，也被称为“穷人的番红花”。用它来洗地板，应该是作为杀菌、染色的用途。

黄色的阳光，墙上的农家时钟发出金属的刺耳声响，把那块明亮的金黄切成碎片。愚蠢的玛莉莎卡躺在稻草堆上的箱子里，像圣饼<sup>1</sup>一样苍白，又像失去了手掌的手套一样安静。仿佛是利用她还在做梦的当儿，那寂静喋喋不休地说着话——黄色的、明亮的、邪恶的寂静自言自语，和自己争吵，大声发表粗俗又癫狂的独白。囚禁在玛莉莎卡灵魂里的时间从她身体里抽离了出来，真实得令人害怕。它自顾自走过这个房间，喧哗，吵嚷，令人厌恶。它从老钟这个喧嚣的石磨中流出，在清晨明亮的寂静中变得越来越大声，像是邪恶的面粉<sup>2</sup>，散碎的面粉，疯子撒出的愚蠢的面粉。

### 3

在那些被褐色栅栏包围、淹没在茂盛花草之间的屋舍当中，有一座是阿嘉塔阿姨的房子。走进她家的时候，我们会先经过花园里那些镶在柱子上的彩色玻璃球<sup>3</sup>。璀璨明亮的世

- 
- 1 原文为 *oplatek*，是一种白色的薄饼，上面绘有与耶稣降生有关的图案，在圣诞节时人们拿着这种圣饼互相祝福。这项传统在中欧的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地十分盛行。在波兰文中也有“像圣饼一样苍白”的说法，意指十分苍白。
  - 2 在波兰民间信仰中，人们相信有“邪恶的水”、“邪恶的眼神”、“邪恶的面粉”，这些东西受到诅咒，对人体有害。
  - 3 在舒尔茨年轻的时候，人们流行用彩色玻璃球来装饰花园。

界被魔法囚禁在那些粉红色、绿色和紫色的玻璃球中，犹如困在完美无缺的肥皂泡里那些美好的幻影。

在昏暗的玄关，在墙上那些被霉菌吞噬、因为年代久远而泛白的图画之间，我们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味道。在这令人信任的古老气味之中，有一种简单得奇妙的合成物，混合了这些人的人生，他们种族的精华、血统的特质以及他们命运的秘密——这秘密存在于他们各自分分秒秒悄然流失的时间之中。古老睿智的门在它黑色的叹息中让这些人进出穿行，它是母亲、女儿和儿子离去归来的沉默见证——它像衣柜的门一样无声地开启，然后我们就走进了这些人的人生。他们仿佛坐在自己命运的阴影里，没有丝毫的抗拒。在第一个笨拙的手势里，他们就向我们揭露了自己的秘密。我们和这些人的血脉和命运难道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吗？

房间因为贴着绘有金色花纹的深蓝墙纸而显得十分幽暗，散发出天鹅绒般柔软的光泽。然而，即使在这里，依然回响着炎夏的回音——它在黄铜色的画框、把手和镶边上颤抖，尽管它是穿过花园那片浓密的树荫才进到屋子里来的。阿嘉塔阿姨从墙边站起身，挺起她精力充沛的高大身躯，她白色的肌肉圆鼓鼓的，脸上布满了红锈一般的雀斑。我们坐到他们旁边，仿佛坐在他们命运的边缘，为他们毫无戒备的态度感到一丝尴尬。我们喝着掺了玫瑰汁的水，在那奇怪的饮料中，我仿佛找到了那个燥热星期六最深刻的本质。



阿姨不停地抱怨，这是她谈话的基调。她的声音从那团丰腴的白色肉体中传出来——那肉体的生长已经超过了她的极限，它们只是松垮、随便地聚集在一块儿，勉强构成了一个人的形状。然而它随时都会分崩离析，扩散，洒落到全家人身上。那几乎是可以自行繁殖的生殖力，是一种放纵的女性气质，以一种几乎病态的方式增生。

似乎，只要有一丝男人的气味，比如烟草的味道或一个黄色笑话，就会点燃这有如野火般燃烧的女性气质，开始它淫荡的单性生殖。其实，她所有对丈夫和仆人的抱怨，还有她对孩子们的操心——都不过是生殖力未获满足所衍生出的愤怒和反复无常，是向丈夫求欢不成之后，她那尖锐、愤怒、可悲的调情的延续。瘦小驼背的马克叔叔有一张荒废得已经看不出性别的脸，他坐在他灰色的失意潦倒之中，早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被一团没有边际的轻蔑笼罩，仿佛在那阴影里休息。在他灰色的眼中微微闪烁着花园遥远的炽热光芒，在窗户上舒展开来。有时候他试着以虚弱的姿势表示反对或抵抗，但那股张扬自信的女性浪潮总会把这无意义的姿势冲到一旁，趾高气昂地从他身上漫过，汹涌的浪潮淹没了他身为男性最后的微弱挣扎。

在这邈邈而毫无节制的生殖力中有着某种悲剧性，那是一种可悲又可恨的堕落，在虚无和死亡之间挣扎。它是一种女性的英雄主义，以丰富的繁殖力战胜自然的残缺以及男性